



列傳第四

金史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勅修

太宗諸子

宗盤 本名蒲盧虎

宗固 本名胡魯

宗本 本名阿魯蕭玉附

果 本名斜也 宗義 本名李吉

宗幹 本名幹本 宗充 本名神土懋子檀奴等

永元 本名元奴 充 本名梧桐

襄 本名永慶 袞 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魯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
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幹烈鶻沙

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幹魯
宗翰宗幹皆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
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
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
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
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為兩解宗磐愈驕恣其
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
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

以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其功多先薦劉宗立為齊帝至
是唱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齊臣熙宗命羣臣議宗室大
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
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
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撻懶出為
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
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黃金合
及兩銀鼎獻明德宮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
尹焉

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函王宗雅本

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
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
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
斛孛束封霍王幹烈封蔡王宗栢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
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
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
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
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函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
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
舊與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
為太保右丞相無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
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思之
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
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乃冀立謁奠太廟韓王亨素
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
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
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烏盡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為右丞相無中書令進太保領
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克故
海陵心思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彊主上

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
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
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
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
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
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
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
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
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
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子家子祇太傅便合為此

宗留守卜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
於日近園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克表
識物玉恐園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秘書監
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
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
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
知使王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
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
律闌离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太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
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

蕭玉是日王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點
檢蕭柩家逮日暮王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為人所累得
罪故至此以頭觸屋聲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
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
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
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
乃以巾服與王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王言宗本反具如裕
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
尹畢王宗指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
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

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書佛世稱善天王海陵
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
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下本名可喜稟本名
胡萬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
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
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王金帛入於官
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
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為監丞時
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
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為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

景有舊坐通負久不得調景為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鞠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進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愷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祐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幽王斛律束潘王幹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為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十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為尚

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闕
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
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
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為人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
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
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帶右
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為相蕭斛律為左司郎中趙德
恭為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己意愛
憎為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
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

死之路者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甚則任之如初如有
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
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
通誦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
幸南京官更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
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
大興尹玉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大臣
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為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為尚書
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顧謂玉曰
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內閣

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
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玉對曰不可海陵曰朕
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為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
楫非我所長符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
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
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
玉以符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
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
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

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為證遂被進用
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皆成其事豈得
專罪汝等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為
不足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
論掃唱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
十四年尚書省奏玉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
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解禮
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為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盤而存恤
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

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
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
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爲後世監乎
呆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爲諸
班勃極烈呆爲吳勃極烈天輔元年呆以兵一萬攻泰州
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
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
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
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
睹爲鄉導詔曰遠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

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實可必行
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
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
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
欲徙居民趣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
則退保山西呆知遼人無鬪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
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
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
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
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

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
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
兵具襲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
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
給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鈍
恩蒲察婆羅偃諸甲拔剔隣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
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
後納合鈍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
烈言遼主在鴛鴦濼敗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遣
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翰勸

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
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
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搏里
提宗翰遣捷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捷懶請益兵于都統杲
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
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刺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
趨白水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
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
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
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

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之誥旦戰于河上大敗其眾皆委仗就擒耶律捏里移書于呆請和呆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在兩國絕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呆復書曰閣下向為元帥搃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

所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閣下用者而去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踈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呆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幹魯婁室敗夏將李良輔使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灤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樂泉上謁上追遼主至回鶻畛川南伐燕京次

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果決遣若有大疑即
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樂以宗翰為都統果從上
還京師太宗即位果為諸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
會三年伐宋果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
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
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
五年謚曰智烈子孛吉

宗義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為平章政事海陵
已殺太宗子孫元忌斜也諸子盛強欲盡除宗室勳舊大
臣是時左副元帥撒离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

女為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离喝於是都元帥府
令史遙設迎合風指詐為撒离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
誤遺宮外遙設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其封題
已開其中白帟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
讀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其王印書辭云阿渾汝安樂否
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阿渾平章謀
里野阿渾等處覲事執再通往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嘗備
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欺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
慮矣詳略互見撒离喝傳中女直謂子阿渾前阿渾謂撒
离喝子其子宗安後阿渾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室子猶

有舊稱以是殺宗義謀里野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
王隈唱及魏王幹帶孫活里甲遥設訖書無活里甲海陵
見其垣率善脩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為請海陵曰第殺之
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謀
里野景祖孫謾都訶次子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捷不
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
衾覆而縊之當其頤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海陵遣使赦
其死遂得免後封為王授世襲千戶大定初追復宗義官
爵贈特進弟蒲馬字論出阿魯隈唱並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

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塹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
翼七謀克少却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
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括垣之馬杲
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太祖既攻下黃
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
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
祖母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為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
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
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
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

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
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
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
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灤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
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
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
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
城灤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
已遯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
太宗即位宗幹為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

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
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
外十年熙宗為諳班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熙宗
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
梁宗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
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
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
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
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
罪囚與宗幹襪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

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宗正昭穆削其湯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閑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

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庭子亮亮充襄袞亮是為海陵庶人

亮本名神土懋母李氏徒單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為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

耶補兒阿里白

檀奴為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安忽隣河謀克海陵弒徒單氏以充嘗為徒單養子因并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贈榮祿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為宗正丞耶補兒為鎮國上將軍後為同知濟南尹事

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

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其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為灤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為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蕪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

靈獄訟啓亂賦役永元剔其宿姦百姓安之坐賣馬與驛人取贏利及濬州防禦使幹論坐縱孳畜踐民田俱解職頃之元起爲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底於主印處給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寧國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鞠問乃醜底意望爲良使化胡爲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興中尹爲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匹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

尤著其民並爲立祠

兗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爲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爲會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充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產賜充罷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充爲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爲充較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貢獻進充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充妻烏延氏正隆六年坐與奴有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浞烈私于族弟屋謀魯之妻屋謀魯之奴謀欲執習浞烈

習泥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習泥烈充子何合大定中為符寶祗候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滿朕念乃祖乃父為汝遷官勿為不善當盡心學之

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鬪爭其母妃命家奴梓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答二

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襄妃僧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為真不可不滅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襄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驁強悍海陵不喜其為人初為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為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襄與翰

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皆決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猛安及遷中都道中以蒲家爲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謨廬瓦與蒲家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蒲家嘗以玉帶遺之蒲家稱謨廬瓦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修官圓福奴之妻與蒲家姻戚圓福奴嘗戒蒲家曰大王名大彰著官少謙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謨廬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禎刊部侍郎耶律慎頊呂就西京鞠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謨廬瓦圓福奴并日者

皆凌遲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果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果子宗義爲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僂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列傳第十四

列傳

卷之七十六

十九

周書

列傳第十五

金史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省前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宗弼本名兀朮 亨本名索迭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宗弼本名幹啜又作兀朮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獵鴛鴦灤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亨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灤畋獵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

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峇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

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鷓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幹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幹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沂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

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復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木列速降越州夫臬破宋周汪軍阿里蒲魯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三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渡海至昌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宗弼還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

江阿里率兵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鵲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捷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接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

五綱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綱五
 綱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
 軍殘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
 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援云
 其夫血我滿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
 出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
 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
 走行二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
 死宗弼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
 王天會元年捷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

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
 表謝遣王仁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
 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捷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
 陝西與宋奏請誅捷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捷懶在行
 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保領行
 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捷懶捷懶自燕京南走
 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
 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
 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鳴張
 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

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討之
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
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
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
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
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尋宗弼遣軍于
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
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勇校尉以嵐石
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
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

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
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
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與宰臣同入奏事俄爲尚
書左丞相兼侍中大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
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
南旣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荅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
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
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
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
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

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弊邑公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竊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璫玉冊冊康王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手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

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東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落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廷子孛迭

孛迭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爲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孛迭爲右衛將

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馬亨性直材勇絕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爲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爲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不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令構其罪狀亨初除廣寧王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魯曰亨迭迭以爲嫌國家視京府一也况亨迭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爲室斜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詣后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

又言亨迭當大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爲華國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爲奴寧不念爲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

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為怨望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
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
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
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
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榜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又
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
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
水致死亨擊鞫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
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擊獵持鐵
連鎚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殺

鎚殺之即奮鎚遙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正
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
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
詔有司改葬亨及子
贊曰宗弼廢宋主于海島卒定畫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
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捷懶
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
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
弼一人非虛言也

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五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

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爲宋太宰與肅王樞
俱爲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復伐宋
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
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爲大楚
皇帝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爲質旣而肅王樞易之康
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袞冕
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
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三入
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邦
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
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爲河北西路提刑
徙浙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
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
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捷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
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爲京東東西淮南安撫
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
子麟知濟南府捷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旣殺張
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詔曰俟宋
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

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爲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旣策爲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旣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內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小京降宋南京爲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鎮

爲州張孝純等爲宰相弟益爲北京留守母翟氏爲皇太后妾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亥年爲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爲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府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

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知以此
逼宗主其可以也未幾宋主閣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
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汴
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
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
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
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
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
宋上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
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初宗弼自

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為可
代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
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
策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
朝軍民相訐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
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
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
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
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進封曹王皇統三年薨子麟
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應補將仕郎累加承務

郎天會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因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
豫節制永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以濟南為興平軍
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
判濟南府事明年為齊尚書左丞相明年從豫遷汴罷判
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豫請立麟為太子朝廷不許曰
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
而還及朝廷議廢齊報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淮上
捷懶以軍廢豫止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捷懶論麟止
從騎南岸獨召麟渡河因遷臨潢頃之授北
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以參知政事尚書

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
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
進息國公

昌本名捷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篤鶻灤遼都統馬哥
奔擣里捷懶收其群牧宗翰使捷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
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
大魚灤留輜重于草灤使捷懶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渾黜
不能安輯其眾遂以捷懶為奚六路軍帥鎮之習古廼婆
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
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入兵以往習古廼婆盧火廼合於捷

懶父之計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速古噶
里鐵尼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為難命
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回鹘保部族來附
餘衆奔潰無能為已比命習古廼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
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
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未
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遼外戚造
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
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葛殺之降民戶千
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遥輦二部再破輦中

兵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
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輦中建州皆平詔
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遥輦九營為九猛安上
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為親管猛安五猛安
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為興
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
宋撻懶為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
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
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
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

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又擊走之擒其將石瑱
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捷懶為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
密州迪虎取單州捷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
清平臨清蒙刮取趙州阿里刮徇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
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
使治東平捷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為右副
元帥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
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捷懶
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
豫為蜀王捷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

河南陝西地于捷懶明年捷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
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捷懶合力
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
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然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
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捷懶弟勗亦以為不可既退捷懶責
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
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捷懶宗雋
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
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捷懶持兵柄謀反有
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捷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

爲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捷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
復與翼三鶻懶謀及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
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捷
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捷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
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捷懶二子幹帶烏達補而
赦其黨與宗弼爲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
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爲界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
常數壞遼之太宗慢藝神器因置冠履接立石晉以臣易
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
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
人欲倚以爲功豈有是理哉捷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
南歸宋視猶僮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送
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列傳第十六

金史七十八

開儀司上柱國鎮國軍前中書省右丞相

國史領經筵講官都總裁臣

勅修

劉彥宗

劉萼

劉萑

劉仲誨

劉頰

時立愛

韓企先 子鐸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怛怛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雅里自立于燕擢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密院事太

三頁十六
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
太祖奄至駐蹕城南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
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佩金牌張覺為南京留守太祖
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宣慰之太祖至鴛鴦灤不豫還
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彥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宗
推張敦固為都統殺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表
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
曰中京等兩路先多拒人故遣使撫諭貫其官民之罪所
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選官與使者往諭之使勤于稼

穡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蔡
靖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
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
肅雄霸廣信之境留閣母彥宗于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
伐宋已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豪無犯
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
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鄴
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堯
國公謚英敏子萼萼

萼彥宗季子也遼未以蔭補閣門祇候天輔七年授禮賓

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使拜
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為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
正隆南伐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
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葦滏縱無行所
至貪墨狼籍廉使劾之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鞠
問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
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彥潛榜及第

善彥宗次子幼時以廕隸閣門不就去從學遼末調兵而
善在選中遼兵敗左右多散亡乃選善為扈從授左承制
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善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寄

班閣門天輔七年太祖取燕善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
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
禮儀皆善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閣門使仍從事元帥
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善
之畫焉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東上閣門使從宗翰伐宋
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
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父憂明年起復直樞密院
事加給事中七年為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權
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
駕儀仗善討論者為多皇統元年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

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榜其居曰行宮。善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請去榜，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說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善不之顧。皆嘆曰：大國有人焉。五年，為行臺尚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釐革河南官吏之濫雜者，善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為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為是紛更也？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為有警即令北軍入居之。善曰：今天下一家，孰為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無示彼此之間也。其後

竟從善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善曰：三小州不足為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善議。陝西邊帥請完沁邊城郭，以備南寇。善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結怨，況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吳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善自為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頗鄙之。及善求致仕，詔略曰：不

為暗於臨事不為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苦因慚懼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以時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陵稱賞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詔玉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丁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

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戡次縣捕得強盜數十人詣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寃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盜請寘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擇老穉者先釋之未幾乃獲真盜入為禮部侍郎兼左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上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曰太子生於富貴母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為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強說欲要以必

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朕心毋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復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為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頰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充閣門祇候調莘縣令召為承奉班都知遷西上閣門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閣門

使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魯誼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父入見魯誼殿上不雙跪詔頰就閣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父之故及不雙跪者魯誼對拜時並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怱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頰家本怱後詔賜頰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上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即以上郡處卿頃之起為知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起為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

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會飲解職起為太子詹事遷
太子少師詹事院欲闢廣東宮周墻頰請於皇太子曰師
旅饑饉之際何為與此後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飢發
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進士第調
秦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雲內縣
令再除文德令樞密院選為吏房副都承旨轉都承旨累
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
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燕京訪
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是時奚王回鹵保在盧

龍嶺立愛未敢即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即
順從願降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
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
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天德
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鹵保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
復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
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
宣諭德義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
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
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

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豪有犯必刑無赦今遣幹羅阿里等為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後以平州為南京用張覺為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因燕京人東徙其眾怨望覺遂叛入于宋立愛既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望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為侍中

知樞密院事久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賻贈錢布繒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

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為都統經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

所改更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果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王宗翰宗幹雅

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司空李德回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猛安且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中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簡懿

韓鐸字振文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

四百六十三
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勲賢之子行已蒞
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
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
外郎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
召為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
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
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
立愛規為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充民
生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

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列傳第十六

田

